

于天下首立

太學于京師以及州郡莫不有學而州郡司
牧之官亦無不仰承德意弘振流風蓋以學
校實賢才所關不徒春秋釋奠聊備觀瞻已
也廉雖僻在海隅前此人文蔚起彬彬稱盛
嗣因兵燹頻仍宮墻傾圯順治庚子海北道
方公諱國棟者嘗捐俸修葺碑記可致而知
不數年而

尊經閣回祿矣未幾而廟廡又傾頽如故矣

刺史徐公 司馬田公首議修復特與叅軍
林公謀新之而林公慨然以其事爲已任于
是首建 尊經閣次及正殿兩廡大成門櫺
星門並明倫堂庀材鳩工不數月而告成疑
若有神相之者是

廟貌一新宮牆改色異日人文振起虎榜增
光廉人士端于諸公是賴矣徐公諱化民遼
東人康熙六年任田公諱鍾雨湖廣人康熙
十年任林公諱有聲姑蘇人康熙三年任相

與有成故並誌其後以示不朽云

重修道署充作文場碑記

康熙三十四年

王邨

關中進士
廣東學道

嘗讀易至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竊念以先王德盛化神四方蒸蒸丕變也而
尤不惜躬跋履之勞審風氣察人情斟酌以
施其鼓舞化導之方其所以憫人勞苦而委
曲成就之者何其至也後世省方之制不行
各方州鎮以重臣凡錢穀兵刑諸大政命憲
使分主之而至學政則統之一官歲按所部

無遠近罔敢不周非但職文章甲乙而已蓋
有學校則一方風化于是乎出有人才則王
國植幹於是乎興惟代天子布號令進其才
黜其不才用以激勸多士而昭示編氓庶以
詩書禮義之足重知所奮興嗚呼盛哉古所
稱一道同風其本諸此歟歲甲戌余謬膺粵
東學政之

命既以次臨試諸郡而獨聞廉郡自明季來試
院廢而不治學使者罕至其博士弟子大率

調高郡試之以爲常蓋疲于奔命而莫之省
憂非一日也旣余稽故籍知廉郡僻處荒徼
世受交趾患又山猺海寇交煽亂無寧時故
不得不出權宜苟圖事之易集而止我

國家太平五十年矣時豐物和兵革不作民生
其間誰不樂休養安作息而顧獨令此匡坐
絃歌之彥困于行李志氣爲之中衰其童子
懷才思試而裹足者又不知凡幾則誰之咎
也余用是鰓鰓焉方謀起而振興之惟積習

之難更是懼而郡守董君適蒞是邦礪清操
釐夙弊浹歲而民旣大順於是遂思以崇文
重道之風默移之以禮讓雍容之俗乃措材
鳩工于分司故基得位之良創試院焉土木
旣舉不再踰月告成爲堂爲齋爲廡爲研席
舍以暨庖廐之屬無不具余於是時往蒞之
輒不勝躍然大快於是舉也董君其知爲政
之本矣哉嘗觀吏治至漢稱極盛矣然當日
如趙張韓蓋之徒雷厲風發其才能豈不赫

然震一時而文翁獨一旦起而乘蠻夷荒陋之蜀倡之文學吏民遂慕做成風俗蓋歷今千百年矣而彼數子精斂強幹之槩已蕩然無復存其流風餘澤猶使人追思而不能忘者僅惟文翁耳則甚矣教化所以移風俗而文學興然後教化行風俗可得而成文翁其明驗也然則廉之得是舉于董君也俗化其日新而又可易量也歟董君諱紹業字舜修以瀛郡司馬擢守來廉廉古今浦還珠地也

人稱君政治類孟嘗而惜士過之還珠必有
日予謂珠還何足係重輕惟舉數百年作人
大典還之一朝其爲邦國之光也莫大矧珠
有時不生而天地無日不生才第視上之長
養而培植之何如耳茲庶土方銳意作新譬
豫章之野杞梓蔚生惟自今大匠之有意裁
成之爲杞梓者其勉自植立毋撥本實毋撓
幹理毋徒恣輪囷離奇而從繩則正異日
天子資其材成明堂而任棟梁問栽培所自始

而曰董君遺惠無疆也則是董君偉千古矣
余亦與有榮焉故爲之記

鼎建義學碑記

施世驥

晉江人
廉郡守

國家之治惟官得其人民得其理而已官得
其人則庶政以修民得其理則爭訟不作而
要其由皆原於學管子曰百年之計樹人夫
樹人者將取其材收其實其始必有培植灌
漑之事人之氣質清濁之不齊而性之純雜
亦異故聖王必設學校以教之居有舍習有

業觀摩有資以淑其身心行誼精其文章經
濟而治化所從出也我

皇上崇儒重道廣揚文治菁莪棫樸之化逮於
要荒遐壤凡有司牧之責者曷可不以育人
材興文教爲首務耶廉爲邊郡昔遭兵燹弦
誦寥寥前守

董公曾構天南書院爲生童肄業之居逼於
隄隘且圍在城內鄉隅子弟欲負笈就學者
以隔遠不至率多泛焉從事遂成閭寂甲申